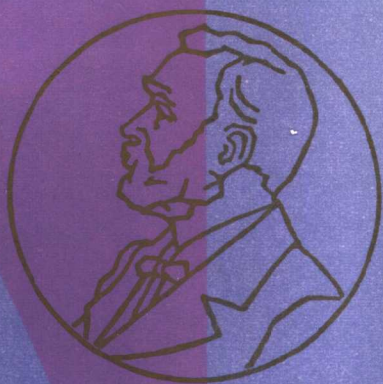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爱的荒漠

〔法国〕莫里亚克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16422

1565.45

14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爱的荒漠

[法国]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桂裕芳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刘硕良

装帧设计 何礼蔚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爱的荒漠

[法国]莫里亚克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桂裕芳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4.25 印张 插页3 字数330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100册

(平) 1.60元

书号: 10256·52 定价:

(精) 3.00元



〔法国〕莫里亚克 (1885—1970)
(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译本前言 •

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激情

桂裕芳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Francois Mauriac) 于1885年生于法国西南重镇波尔多。他的父亲是大庄园主兼木材商，母亲出身商业世家，这是一个生活优裕的大资产家庭。但父母亲却分别继承了不同的思想传统：父亲不信宗教，甚至是反教会派，他拥护共和制，而且有文人的气质，爱好文艺；母亲思想保守，笃信天主教，并且身体力行，一丝不苟。莫里亚克一岁半时，父亲因患脑瘤猝然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儿女去与虔诚信教的外祖母同住。莫里亚克是她最小的孩子，备受宠爱。他体质羸弱，生性好静，不爱与其他儿童嬉戏，喜欢整日追随母亲左右，谛听大人们交谈，更喜欢阅读和冥想。他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写点小东西，十三岁时还写了一本小小说献给他姐姐。由于母亲和学校神父们的影响，他成为坚定的天主教徒，但与此同时，他讨厌教会的清规戒律、繁文缛节，视之如桎梏。

1894—1906年的德莱福斯事件对莫里亚克日后的政治态度

• 1 •

· 译本前言 ·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件爆发时，他虽然年幼，但由于家庭以及所受的教育，也被卷入波尔多大规模的反犹太示威。他曾亲眼目睹狂热的天主教徒们狂呼要求处死无辜的德莱福斯。当权者煽动宗教狂热，并将它纳入反犹太的种族主义的渠道，这个教训，莫里亚克在半个世纪以后曾屡次提及。他在名为《拍字簿》的评论文集中曾说德莱福斯事件是法国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应该被后人引以为戒。

1906年，莫里亚克在波尔多文学院历史学科毕业。外省生活的闭塞与保守使他感到窒息，他向往巴黎，借口投考巴黎典籍学校而离开波尔多。在典籍学校入学不久他便退学而专门从事写作。1909年11月，他发表了第一本诗集《双手合十》，受到作家巴雷斯的推崇与赞赏，他很受鼓舞，接着又发表第二本诗集《告别少年时代》（1911），小说《身戴镣铐的孩子》（1913）、《白袍》（1914）。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莫里亚克因患胸膜炎未入伍。1915年年底，他自愿报名参加救护伤兵的工作，出发去前线抬担架。这期间，他亲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并在战争中失去了几位亲人和挚友，他的健康也受到很大摧残。当他于1917年因病被遣送回家时，他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

战争结束后，莫里亚克又恢复了写作生涯，先后发表了《肉与血》（1920）、《优先权》（1921）。但他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22年发表的《和麻风病人的亲吻》，这本小说畅销一时，使作者名声大振，当时左右文坛的刊物《新法兰西杂志》立即向他约稿，并刊登了他的《火河》。在这本小说中，莫里亚克已经显露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刻的心理描写与诗人的语言。1925年发表的《爱的荒漠》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

奖，接着陆续发表了《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螺旋结》（1932）、《弗隆德纳克奥秘》（1933）。1932年他任法国文人协会会长，次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风云变幻的年代，莫里亚克曾有过迷惘及徬徨，但他很快认识了西班牙反动力量的本质，并勇敢地投入战斗。他曾经与罗马教廷的旨意背道而驰，公开谴责佛朗哥，并大声疾呼要求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在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他用假名秘密出版了《黑色札记》，抨击贝当傀儡政府卖国求荣和迫害犹太人的暴政。他积极参加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抵抗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这在当时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中是难能可贵的。难怪在巴黎解放后仅仅一周，戴高乐便派人专程接他从维玛尔到巴黎去晤谈。

二次大战后，法国出现了新的年轻一代。他们经受过战争的折磨与考验，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持怀疑与否定态度，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让-保罗·萨特指名批评了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结》；与此同时，英美小说大量被介绍到法国，促进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形成，一时间，新小说成为时髦，传统小说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莫里亚克的小说也受到冷遇。1945—1952年是莫里亚克比较沉默的时期。

1952年，瑞典科学院决定授予莫里亚克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了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诺贝尔奖的桂冠肯定了莫里亚克在小说方面的业绩。沉默多年的莫里亚克又重新活跃起来。他拿起锋利的笔活跃在报刊舆论界。他每周为《费加罗文学报》撰写专栏（取名《拍字簿》，后收集成五册），后来又为当时思想激

· 译本前言 ·

进的《快报》写评论，抨击法国当局的殖民政策以及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与此同时他写了两本回忆录，并于1969年发表了自传性小说《昔日一少年》，这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莫里亚克完成的最后一本小说（1971年，即他逝世后第二年，出版了他未完成的作品《马尔塔韦恩》）。1970年9月1日，莫里亚克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充满了考验、搏斗与荣誉的一生。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哀”，然后将遗体安葬于他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维玛尔故居旁的墓园中。

莫里亚克从1909年开始创作生涯，直到逝世前一个月——1970年8月才放下手中的笔，前后写作达六十余年。他的作品从正面或侧面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是时代的见证，这里面可以看到波尔多的风土人情和贪婪保守的庄园主资产阶级；可以看到一次大战后法国青年的苦闷，天主教徒的徬徨、自省与探索；可以看到对社会时弊的抨击及对生命真谛的探讨……作品一共约二十五部小说，四个剧本，以及四十部散文、诗集、评论、回忆录等。

二

莫里亚克曾在《论小说家及其人物》中写道：“我在酝酿一本小说时，头脑中必须对故事发生的地点了如指掌，必须对房屋的每个角落，花园深处的僻径，以及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而作者最熟悉的是他的故乡波尔多以及座落在波尔多附近的祖传房屋及田庄，浩瀚的松林，望不到头的沙径，还有

在那块土地上栖息繁衍的人们——特别是庄园主资产阶级。有人曾责怪莫里亚克在不同作品中一再重复这些环境和人物，并将莫里亚克贬为“地区作家”，这种论点当然站不住脚。莫里亚克作品中的人物一再出现，但处于不同的生活境遇，面对不同的矛盾，从而更深地暴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这决不是机械的重复。至于莫里亚克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波尔多地区，超越了法兰西国界，而进入了人类文化的宝库。仅以中篇小说《苔蕾丝·德斯盖鲁》为例，在1927—1960年期间，作品的法文本曾再版十八次，畅销比利时、瑞士、加拿大等国语地区，并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流传各国。

莫里亚克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员，又是它的叛逆者。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经说过：“当然我是资产者，我享受我那个阶级的一切特权，我得到社会所赋予宠儿的一切，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我的宗教良心促使我采取某些看来似乎矛盾的立场。”这段话适用于他那尖锐的政论文，也适用于他的小说。他从自己的宗教信仰出发来描写自己的阶级。在他笔下，外省生活保守、闭塞，资产者愚昧无知，阶级偏见及门第观念使人们生活空虚与孤寂之中。“人生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如隔万道深渊。”人们相互之间没有爱，没有温暖，没有同情与谅解，有的是嫉妒、仇恨、贪婪、占有欲与报复狂。除了《弗隆德纳克奥秘》等少数作品以外，他大部分小说都是对家庭的批判，尤以《苔蕾丝·德斯盖鲁》及《蝮蛇结》为甚。莫里亚克将家庭比作囚人的牢房，孤独的深渊，漆黑的隧道，荒漠、苦役船……他的批判自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而是为了启发人心来矫正弊端。他在无情揭露贪婪成性的食利者之余，还出于怜悯之心，怜悯这些芸芸众生，他

们既可卑又可可怜，只知在人欲横流的苦海中沉浮，哪里想到要拯救自己的灵魂，超度来生？于是，莫里亚克将他们罪恶的心灵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促使罪人们猛醒，脱离苦海，归顺天主，获得“神恩”，因此，天性与神恩的矛盾与斗争构成了莫里亚克小说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天主教徒的莫里亚克可以算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诚然，他没有写出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浩繁的作品，但他基于对现实的直接观察和体验，同样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虚伪与不公正。在他的小说中，往往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社会生活的狂飙巨澜，一切似乎很平静，一座庄园，一个家庭，三、五个人物，光阴象流水一样静静流去，但在这平静的流水之下却隐藏着多少矛盾和冲突，酝酿着多少悲剧。金钱和土地败坏了人们的灵魂，使家庭这个小天地成为相互厮杀的角斗场。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从普鲁斯特到加缪》中曾谈到莫里亚克，他写道：莫里亚克“曾用温柔抒情的音调歌颂童年的梦想，但为时不长，如今他在气势浑厚的管风琴上弹奏挽歌，即血缘及土地使他依附于上的那个社会集团的挽歌。那个社会集团身戴桎梏，而其中最沉重的是金钱的桎梏。”

《苔蕾丝·德斯盖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最佳小说之一。主人公苔蕾丝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妇女的命运——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她厌恶那种精神空虚，一心贪图口腹之乐、床第之欢的庸碌之辈。如果说她和丈夫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财产欲，因为他们都贪爱松林和地产，除此以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甚至缺乏共同词汇：“他们对基本字眼赋予不同的含意”。在这种处境中，她得不到爱和温

暖，“被判终身孤独”，虚伪闭塞的空气使她窒息，她必须走出这个黑洞洞的隧道，不顾一切……于是在她和家庭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这好比是狩猎，不是当猎手就是当猎获物。苔蕾丝毕竟是弱者，只好沦为牺牲品。作者对苔蕾丝是充满同情的，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一种不妥协的精神，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婚姻与家庭的反抗，这间接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青年中出现的怀疑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思潮，无怪乎这本书刚刚问世，就遭到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宗教界的非难。怎么？天主教徒莫里亚克竟着意渲染毒害丈夫的“怪物”？而且还寄予同情，这岂不是亵渎圣物，大逆不道？但这本小说却受到了读者的赞扬，他们并且提出问题：苔蕾丝为什么要毒死丈夫呢？她到底要求什么呢？当她来到巴黎以后，她的前途又将如何呢？为了回答读者们的关心，莫里亚克后来又写了三个续篇：《苔蕾丝看病》、《苔蕾丝在旅馆》和《黑夜的终止》。但这几个续篇都比《苔蕾丝·德斯盖鲁》逊色。

《爱的荒漠》是奠定作者在法国文学上的地位的作品，用作者的话来说，它描写了“那些因血缘及婚姻机遇而构成家庭的人们的孤独与隔绝”。库雷热大夫虽然功成名就，但内心感到空虚，他与妻子儿女没有共同语言，咫尺天涯，他爱玛丽娅·克罗丝，但不被她理解和接受，于是只好将痛苦埋在心中，好比自己成了“被活埋者”。至于玛丽娅，她生活在罪恶之中，但她又以罪恶为耻，不甘心堕落，她向往纯洁，幻想贞洁而真诚的爱，她在纯洁与罪恶之间、善与恶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踟蹰徘徊，她是何等地孤独！“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朋友，在世界上肯定没有人比我更孤独。”人的孤独，法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表达。当然，《爱的荒

• 译本前言 •

漠》在最后还是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家庭毕竟是归宿。

1969年问世的《昔日一少年》曾获得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这本小说与在此之前写的一部小说《羔羊》相隔十五年之久，但莫里亚克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丝毫未减。这里仍然是作者的传统主题：外省生活，家庭，童年，情欲，善与恶，天性与神恩……我们看到主人公阿兰·加雅克是如何变化成长的，他如何经历生活中的悲伤痛苦、幸福欢乐，以及怀疑反叛，来思考人生的意义，选择自己的道路。在他周围有对土地顶礼膜拜的母亲，有一心往上爬的西蒙，也有喜欢控制人的玛丽，但这些人都有复杂丰富的性格及内心生活：母亲既爱土地，又爱儿子和雅内特；西蒙既向往世俗的荣誉，又留恋神职生活；玛丽既想出人头地，又能为爱情作自我牺牲，而在这些人物生活的背景上，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的政教之争，以及教会内部的思想危机及分歧。这本小说富有哲理性，主人公对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善与恶、青春与衰老，都有许多遐想、思考与感触。而整部小说沉浸在一种朦胧气氛之中，更烘托出世界的复杂性，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一切是真是假？是事实还是臆想？有几分是事实有几分是臆想？

三

莫里亚克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使人想到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大师拉辛。莫里亚克本人十分推崇拉辛。他们都善于描写微妙的心理和炽热的激情，这种激情“象一个隐

秘的火种在灌木丛中缓缓蔓延，点着了一棵又一棵松树，一片又一片松树，终于形成了森林大火”，于是酿成了悲剧。莫里亚克在《苔蕾丝·德斯盖鲁》前言中引用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句：“天主呀，发发慈悲，可怜这些疯男狂女吧！”苔蕾丝，库雷热大夫……都是些狂人，他们被情欲缠身，失去了理性，仿佛是黑夜中的盲人，在本能和情欲的推动下，一步步滑向未知的命运。作者一再写到“他（她）没有想到”，“他（她）哪里知道”，“他（她）永远也不知道”，“他（她）万万想不到”等等，以烘托人物的茫然无知和软弱无力，在这里可以闻到一股宿命论的味道吧！

莫里亚克的小说结构严谨。他不爱用按时间顺序的直线叙述，而喜欢用倒叙的手法，形成现在一过去，过去一现在的跳跃，这种手法是与作家的创作目的相适应的。对莫里亚克来说，情节，尤其是决定性情节，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导火线，它的使命在于触发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揭示灵魂深处的奥秘。例如在《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苔蕾丝往大夫的饮料里放毒药的这个决定性行动在小说开始以前便完成了，幕布一拉开，法院便宣布“撤销诉讼”，因而作者几乎用全部篇幅来描写苔蕾丝的心理活动，描写她在孤寂中的独白。当然，《昔日一少年》与《苔蕾丝·德斯盖鲁》及《爱的荒漠》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因为它是以日记的形式写的。

莫里亚克对景物和气氛的描写是十分精湛的。他赋予自然景观物以人性，使之与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春夏秋冬、白昼黑夜，无不带上人性的色彩。风暴、烈日、淫雨，都与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汹涌翻滚的激情，或者孤独哀怨相互烘托呼应。例如身陷困囿的苔蕾丝瞧着窗外：“仿佛数不清的树还不够似

• 译本前言 •

的，雨又下个不停，在阴暗的屋子四周又竖起了几百万条活动的栅栏”。当苔蕾丝深夜辗转不眠时：“树林发出哀啸，仿佛人们在为自己哭泣，在催自己入睡……”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与景达到高度统一，使小说的悲剧性更具有感染力。

莫里亚克的语言在法国被公认为典范，它精练，含蓄，生动，又因句子的节奏、音韵，主题的反复出现而显得抒情，仿佛是散文诗。他的诗人气质更表现在大量使用的比喻和隐喻中。例如在干旱时，“丁香树的枝条象手掌一样伸着等待雨水”；玛丽娅渴望爱情，在失望以后，她“填平了她的荒漠中的最后一眼井，剩下的只有沙子了”；库雷热大夫在家庭中感到窒息，仿佛是“一个被活埋的人”；五个衣着一样的小姑娘并排坐着，“仿佛是栖在一根棒上的被驯服的小鸟”；人们彼此隔绝，“象银河系的各个星体一样”，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莫里亚克的隐喻和比喻中有一些是十分强烈而严酷的，他往往将人比作动物，表明大自然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例如他曾在多处用过“蜘蛛吞食苍蝇”这一比喻，生动地表现了陷于困囿而无法脱身的情景。在《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莫里亚克将女主人公比做被枪打下的野鸽：“被捕获的野鸽在挣扎，使扔在桌上的口袋一鼓一鼓地”；她又好似一条狗：“贝尔纳先生对训练不听话的狗可是内行……他没用多少时间就把她驯服了”；她又好比是驾辕的马：她“只是在驾辕时才闹”。这些比喻既切合波尔多附近朗德荒原的风土人情，又生动地勾画出一幅幅残酷无情的社会画面。

目 录

• 译本前言 •

非凡的洞察力和艺术激情.....桂裕芳

爱的荒漠..... (1)

苔蕾丝·德斯盖鲁..... (145)

昔日一少年..... (247)

• 附 录 •

授奖辞.....安德斯·奥斯特林(433)

受奖辞.....弗朗索瓦·莫里亚克(438)

莫里亚克小传.....(443)

爱的荒漠

